

白崇禧傳(七)

費雲文執筆
王成聖·黃啓武校對

冒險犯難力挽危局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杭州會議後，李宗仁不去廣州主持政務，而飛赴廣西桂林；並致函蔣中正總裁談人事、軍權、財政等條件，要求蔣總裁不再過問國事，建議最好早日出國。蔣總裁爲免李宗仁的誤會與猜疑，和各方的揣測謠惑。當即函復（由行政院何應欽院長轉李宗仁及中央諸同志），加以懇切的解答，並說明其本人無復出之意，請李宗仁立即赴廣州領導政府。一面電召白崇禧偕同總統府資政居正、閻錫山、立法委員李文範等飛赴桂林，敦勸李宗仁速赴廣州。李宗仁乃於五月八日飛往廣州發表談話，表明：中共無和談誠意，政府決心戡亂到底的立場。澄清了「蔣李不和」的謠傳。自徐蚌失利，繼之「和談」；任職湖南省主席兼湘贛綏靖主任的程潛，受其姻親林祖涵（共黨首要）的慫恿，搞「大湖南和平運動」，影響戡亂局勢與社會人心。

白崇禧身爲華中軍政長官，職責所關，不能不加過問，因爲程潛是白崇禧多年戰友，一向關係很好，所以白崇禧親自前往長沙，加以勸說，勉其堅定反共決心，支援華中作戰。爲免程潛的疑忌，僅隨帶警衛人員黃啓武（現在臺，任國大代表兼廣西文獻副社長）、雷健雄（在臺，已退

役）及武裝衛士等十六人。

白崇禧的參謀長徐祖貽（江蘇無錫人，曾任第五戰區參謀長）以爲他如此輕車簡從，飛赴長沙，有點冒險，勸他慎重考慮。他却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壯懷，毅然前往。同時，白崇禧以爲在長沙的新任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是他再三向蔣中正總統力薦的，陳明仁不會辜負他。

白崇禧抵達長沙，程潛和陳明仁、仇鰲（代理唐生智爲議會會長）等均到機場歡迎。他除命令衛兵六人留在機場看守座機外，其餘衛士均在行館戒備。白本人外出，僅由黃啓武、雷健雄、呂段文（來臺，已病逝）三人便服隨行，處處以雍容大度的風範，面對複雜處境。

在黨政軍聯席會議中，白崇禧嚴正的闡述：「華中戰區素來對中共保持『備戰求和』的立場，『能戰始能和』。但現在中共並無和談誠意，已決心渡過長江。今天，本戰區祇有加強備戰。雖然共軍戰力裝備都比我們強大，但華中將士無論如何狀況，都決心戰鬥到底。湖南過去是反共名城，北伐時，「馬日事變」已創下輝煌史蹟。程主任頌雲爲崇禧的老戰友，必定能本過去的國民革命光榮戰史，配合華中部隊作戰到底。無論如何，應本此信念，絕不動搖反共決心……」

接着，程潛繼續發言，表示決本着過去的奮鬥精神與白長官健生合作到底，希望地方父老及各界同仁堅此意志，合作團結，反共到底。

會議約三小時結束，他參加各界歡宴午餐，賓主相談，頗爲融洽。下午，他禮貌拜訪程潛、仇鰲及地方士紳。次日上午，他約陳明仁到行館早餐，懇談甚久，午後即乘機飛返漢口（程潛、陳明仁、仇鰲等均在機場恭送）。當即接獲得情報：當白崇禧在長沙的兩天，毛澤東會電令在湘潛伏的共謀李明灝策動陳明仁扣留白崇禧；但爲陳明仁所峻拒。他對此一笑置之，處之泰然。黃啓武則不勝感慨。（因爲李明灝與程潛同鄉，爲日本士官生，抗戰時，程向白推薦李明灝，任設在湖南武岡的陸軍官校二分校中將主任。第一次長沙會戰，白在衡山，戰後曾順道蒞臨該校視察，黃啓武隨行，曾與李明灝相見，想不到李明灝今天竟做了共謀）

共軍渡江，攻陷蕪湖，再由九江、南昌方面向長沙進軍。在武漢的「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奉命於五月十五日撤守，南移衡陽。

當白崇禧經過長沙時，湖南情勢不穩，程潛已有異志，共謀活動明目張膽，居然鼓動些地方人士，以無法供應撤來的大軍糧食爲藉口，擺出一種不歡迎不合作的姿態。白崇禧除以嚴正的詞色予指正外；並加強在湘南的部署。

不久，程潛跑到邵陽去，中央撤換省主席，改以陳明仁繼任，並兼任華中軍政副長官、第一兵團司令。可是，程潛被撤了主席職務，却又潛返長沙，從事秘密活動。

陳明仁在共謀和一些政客的慫恿下，也有了異志，當白崇禧離開長沙的前一天晚上，陳明仁在唐生明家打牌，唐生明即勸陳扣留白崇禧，向中共獻功。陳明仁未置可否。第二天，陳明仁去見白崇禧，請發第一兵團三個月餉，大家一齊吃午飯。據白崇禧的隨從秘書楊受瓊少將回憶，當時他就發覺陳明仁神色不定，好像有事在心，猶豫不決的樣子。當白崇禧赴機場成行時，陳明仁和參謀長鮑志鴻前往送行，上機之前，鮑志鴻拍楊受瓊的肩膀說：「健公洪福齊天，唐生明對陳明仁說要扣健公，現在我放心了！」

白崇禧的指揮所於七月廿二日撤往衡陽後，程潛、陳明仁即於八月一日聯通電叛變投共。林彪的共軍，於八月三日進入長沙。白崇禧處此劇變，沉着應付，除了發出文告，要第一兵團的部隊明辨順逆外，更從軍事上作緊急處置。

當時，第一兵團所屬的三個軍係在長沙的一百軍、在湘潭的七十一軍、在邵陽的十四軍，態度尚未明朗，但邵陽警備司令魏鎮和李覺等已響應程、陳，據守城垣，威脅十四軍的一部附共。

於是，白崇禧下令四十六軍的三三六師及四十八軍的一七六師統歸第三兵團副司令官王景宋指揮，由衡東兼程向邵陽及其東北地區推進，肅清叛部，挽救湘西危局。同時去電七十一軍及一百軍、十四軍，曉諭大義，飭其脫離歸來。復派

飛機赴長沙、株州、湘潭、邵陽各地散發傳單，俾使第一兵團各將士普遍明瞭利害，揭露程潛、陳明仁的陰謀。自後即直接與十四軍、一百軍取得連絡，各該軍均有回電，決不附共，誓為政府戡亂而奮鬥。迄八月上旬，原由華中長官公署配屬第一兵團作戰的特種兵部隊，及程潛的省府警衛大隊等，也先後突圍來歸。

八月五日，王副司令官率領的一七六、二二六兩師，已進抵邵陽以東，與駐在洞口的十四軍主力取得協同，驅逐盤據邵陽的叛軍，收復該城；並分向邵陽以北及永豐方面掃盪，接應七十一軍和一百軍安全來歸。

迄八月上旬，七十一軍及一百軍均已安全抵達邵陽及其以東地區從事整補，中央新任命的第一兵團司令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黃杰，當即前往邵陽掌握指揮。一場突變，得以扭轉；湘西全局，也獲安定。已經進入長沙的共軍林彪部，見國軍第一兵團的七十一軍與一百軍向邵陽歸隊；乃即以其四十九軍自湘潭，卅九、四十六軍自寧鄉分途追擊。

白崇禧對此早有成算，他調令一七六、二二六師前往邵陽以東地區逆行，當聯絡十四軍主力任務後，即已續調第七軍、四十六軍往衡邵路，保持機動，準備在潭邵路方面，對銳氣正盛的共軍，予以嚴重打擊。

八月十六日，共軍與國軍在潭邵路上的青樹坪展開大戰。國軍二二六師以誘敵之計，將共軍引入界岑附近的有利地形，繼續奮戰。共軍以其絕對優勢的兵力（一個軍又一個師），大膽深入

。國軍事先控置於衡邵路上的勁旅第七軍（配屬重砲兵一營），乃乘機迅赴戰場，由界岑兩側，包圍攻擊落入陷阱的共軍，激戰兩晝夜，共軍傷亡達一萬餘人，不支突圍逃竄。國軍乘勝猛追，獲得重大勝利（俘共軍二千餘、擄獲砲四十餘門，機步槍三千餘枝）。

美國參議員諾蘭和周錦朝正從華盛頓來華，聞此訊息，特往衡陽慰勞，並到桂林、南寧稍作盤桓，鼓勵白崇禧沿南寧、百色、雲南，建立「華西陣線」，當代為爭取美援。

白崇禧以雲南省主席盧漢，缺乏反共戡亂決心，乃力薦華中第十一兵團司令魯道源接長雲南，並已密令華中空軍地區司令羅機準備空運該兵團部隊前往雲南。但，九月六日，盧漢赴渝晉見蔣總裁後，已表示繼續反共的立場，返昆明後，也於十日開始有解散省議會和逮捕反動的積極行動，所以此一計畫，未能實現。

情勢逆轉最後努力

衡邵方面戰局雖告穩定，但共軍却以優勢兵力從常德、桃源方面沿沅、資兩水向沅陵進犯，到十月一日，已攻陷芷江，接近貴州。並企圖切斷湘桂路我軍後方連絡線；一面也從衡邵方面再施猛攻。我軍以態勢不利，遂於十月六日放棄衡邵，向廣西轉進，長官公署則遷往桂林。

國軍後撤途中，曾在冷水灘對追擊前來的共軍，予以有效反擊，獲得局部勝利。使其一時不敢西進；而與國軍在湘桂邊境對峙一段時期，後因廣州失守，為防共軍沿西江西進，攻略梧州，

拊國軍之背，乃不得不將主力轉移梧州方面，於是防守戰線延長，兵力益感不足。

十一月中旬，自廣州西進的共軍已逐漸迫近梧州，並向欽、廉方向前進。國軍側背大受威脅，為求集中兵力，避免兩面作戰，乃放棄桂林，大軍向柳州、南寧方向轉移，退守慶遠、柳州、潯州、鬱林之線。

早在放棄桂林之先，白崇禧即曾召集高級軍官開秘密會議，討論往後的作戰計畫。大家對放棄桂林後的行動，大致分為兩案：第一案主張不得已撤往海南島，第二案主張逐次向西南退守滇桂邊境（另有撤入越南一案，後面附記）。當決議採第一案，並派李品仙飛赴海口與陳濟棠長官及薛岳主席接洽，轉達白崇禧的意圖。陳濟棠、薛岳同意白崇禧的計畫，也主張華中軍退到海南，協同防守，徐圖恢復大局。

可是，大局逆轉快速，不到一個月，桂林、貴陽、重慶、成都相繼棄守。華中軍撤到慶、柳、潯、鬱線後，事實上也已無法立足，遂向南寧外圍撤退。白崇禧再召開會議，決定依前次決議，退守海南。

在各部隊行動之中，遭受優勢共軍追躡主力第三兵團張淦部、十一兵團魯道源部兩兵團向博白、陸川、北流地區行進中，於十一月卅日晚被共軍滲透襲擊，部隊潰散，張淦被俘；一部與長官公署取得聯絡後，入六萬大山、大客山等地區整理，展開游擊。

另第一（黃杰部）、十（徐啓明部）、十七（劉嘉樹部）等兵團，也分別受到優勢共軍節節

壓迫，未能迅速脫離。白崇禧乃下令第一兵團向南寧、第十兵團向邕欽路，十七兵團向右江轉移，企圖保有左右兩江地區以迄桂越邊境地區，不得已時再行進入越南。並以第十兵團部，自欽州船運海南島。

但因入桂共軍衆多（劉伯誠八個軍又三個縱隊，林彪十五個軍、兩個砲兵師。直接投入桂南追逐的約十二個軍），全面進犯。國軍番號雖多，兵員不足，久戰消耗，新兵訓練也不够精到，而且過於分散。復沿途遭受襲擊，潰散甚多。廣東方面在合浦、北海的部隊未能配合，而過早撤退，以致欽州在國軍徐啓明部未到之先，即已被共軍搶先佔領，而使國軍進入海南島的計畫，不克實現。同時也無法再與共軍作會陣決戰。於是白崇禧再下令各部退入十萬大山及桂越邊境，實施游擊戰。不得已時進入越北，驅逐越盟胡志明，以求生存，再進而與越南反共人士連絡，共同為反共復國而奮鬥。

提起「入越」，尚有一段隱情。溯自民國卅七年三月，當時黃啓武在南京，眼見東北國軍不斷失利，大局堪虞，即向白崇禧建議協助越南國民黨黨長武鴻卿（此人係白崇禧的換帖兄弟）在桂越邊境越南北部山區高平、太原、北泮等省建立越南復國軍及越南國民黨政府基地。白崇禧以此時南京中央政府不可能作此計畫；叫黃啓武回廣西利用地方武力，相機協助。

黃啓武乃率同武鴻卿和他的秘書鄧子峰，先由南京經香港抵達桂林，獲得省主席黃旭初的禮遇。說明原委後，黃旭初以地方武力有限，不能

提出具體援助計畫，僅聘任武鴻卿為省府顧問，鄧子峰為省府參議。武鴻卿的十數位越南青年幹部，則安置在省訓練團受訓。

自華中長官公署由衡陽轉移桂林後，黃啓武向白崇禧舊事重提，書面主張：（一）主動放棄桂林、柳州，集中兵力固守崑崙關一帶為第一防禦線，屏障南寧。（二）情況不得已時，即用越南國民黨黨長武鴻卿名義，改變國軍番號為越南國民革命軍，進入越南，組織政府，以高平、太原、北泮三省為根據地，固守桂越邊境伏波嶺一帶為第二道防線，徐圖發展（當時越共胡志明政權未獲外援，力量薄弱）（餘略）。白崇禧批交參謀長、秘書長研究辦理。

參謀長林一枝（即林樞），秘書長何孝元都主張先派人赴越南的西貢，徵求保大皇（法軍傀儡）同意，再行實施此計畫。適李宗仁往昆明，經過桂林，白崇禧赴機場會晤，談到此一進入越南計畫。李宗仁乃介紹隨行的中將參軍杜某（湘人），因為他的妻子是越南人，抗戰時杜曾任職柳州四戰區特訓班當教官，與越南幹部很熟悉，可以命他去西貢與保大皇商洽。白崇禧乃奉命招待杜某，從優發給旅用各費。（黃啓武曾會訪杜某，說明縱然保大皇不會同意，但我華中軍尚有十萬之衆，他也無力阻攔的道理）可是，杜却一去不返，也無音信。

等到長官公署轉移到南寧，情勢已經危急。白崇禧召見武鴻卿、鄧子峰，指示他們隨黃啓武飛往香港，聽候另行安排。

適第三兵團第四十八軍一七六師長鄧萬宏（

現在臺中，已退役。率部分部隊經南寧。黃啟武率同武鴻卿往訪，聞述前此進入越南計畫之事。鄧萬宏師長立即同意與武鴻卿、鄧子峰及其十數名越南青年幹部同行。並向白崇禧報告。白崇禧乃依前次計畫構想，命鄧子峰部用武鴻卿的越南復國軍名義進入越南，並由駐龍州的第七區專員兼保安司令官伍宗駿，將其保安團擴編為師，命伍為師長，也隸屬越南復國軍。

此事為中共所知，除刊登消息於新華日報外，並呼籲駐越南法軍迅速處理。法軍乃派飛機偵察轟炸，伍宗駿壯烈殉職。其餘部隊，則被法軍併入我第一兵團黃杰所率的入越官兵案處理。武鴻卿則被法軍送往西貢，出任保大政府的青年體育部長。

毅然與李宗仁絕交

民國卅八年十月，當國軍將退出廣州之時，中共的游說者，公開活動，立法委員何遂即為其中之一，因其早年與白崇禧有金蘭契誼，所以在白府走動，一天乘間進言，後說：「上將回臺，將難免倖免一死」，並勸他乘機起義，響應「紅軍」，白崇禧勃然大怒，大義凜然的厲聲答覆說：「我自隨蔣公北伐以還，逾廿年，處過順境，也處過逆境，人生一世，歷史第一，我必對歷史有所交代。爲着歷史，生死利害，在所弗計，你不可在此嘮叨，今後不准再有此一種話題。」

當共軍入廣西，桂林危急時，白崇禧與吳忠信、邱昌渭、劉士毅等談論大局。認爲李宗仁不去重慶，又指揮不靈，中樞不可一日無主，應請

蔣總統復職，大家都很以爲是，並且也徵求得李宗仁的同意。於是電報蔣總統，並由吳忠信專機赴臺北，面報經過。另一方面，十一月十一日，蔣總統接獲行政院閩錫山院長自重慶來函謂：「黔東、渝東軍事雖有佈置，尙無把握，非鈞座蒞渝，難期挽救」，及其來電：「今日政務委員會決議，一致請鈞座早日蒞渝。」十三日，再接立法院副院長陳立夫及委員七十人來電，請求「赴渝坐鎮，挽救危局」。

十四日，蔣總統自臺北抵達重慶，李宗仁却自桂林飛赴南寧，從此與蔣總統避不見面。白崇禧勸說無效，祇好自己前往重慶晉見蔣總統。報告李宗仁的乖異行動。當時有人說白崇禧要當行政院長，蔣總統問白崇禧，他說：「我絕不做，我是軍人，不能搞這些。」蔣總統向他表示決不於此時「復行視事」，爲恐李宗仁在海外丟醜，必須李本人尅日返渝，面定對內對外大計，然後未始不可出國。但必須由行政院長代行總統職權，以符憲法規定。

中央派居正、朱家驊、洪爾友爲代表，攜蔣總統致李宗仁的親筆函件前往香港，勸李宗仁返渝，李未應允。白崇禧也派楊受瓊去勸李宗仁不要再走了，李却反而叫楊受瓊帶口信給白崇禧說：「不要向那邊倒了（指蔣總統），不要勸進。」局勢已到最後關頭，李宗仁仍愚昧如此，可爲一嘆。

十二月廿二日，因爲南寧失守，白崇禧和黃旭初都飛到海口市，他居留了十九天。除了乘艦出海指揮作戰，兩人相處在一起，多年相知，面

對大雪蕭索的風候，和雄師喪亡，政海生波的情景，心情極爲苦悶。白崇禧關心由桂入越的黃杰部隊，囑咐黃旭初越作善後安排，他自己則飛往榆林視察。不料從此二人竟成永別。

白崇禧爲了解決軍費和與外交當局協商留越部隊事，於十二月卅日離海口赴臺北。經過香港時，又有人勸他不要去，在香港另創事業。

當時有若干人對國軍能否確保臺灣，尙無信心；或有人野心勃勃，企圖混水摸魚，在國共之間，另行組黨，搞第三勢力。香港正是此輩的大本營。很多廣西的軍政幹部，還寄望於李宗仁，以爲他赴美會有辦法，將來可能捲土重來，所以多留在香港，與第三勢力密切聯繫；並挽留白崇禧。白崇禧除了堅決的拒絕他們的挽留外，並對中共對反共陣營的分化陰謀加以分析，他以爲：「祇有三民主義才能擊敗馬列主義，唯有中國國民黨的堅強團結，本其多年與中共鬥爭經驗，才能擊敗共黨。第三勢力的出現，適足以幫助中共分化反共陣營，必遭國人唾棄。」

白崇禧不但反過來勸某公不要從事此項活動，並且再正告廣西幹部，對李宗仁不要再存幻想；指出李宗仁的政治生命已經斷送。他說：

「比如一個統率軍隊的人，當戰爭失敗時，棄衆潛逃以謀自保，從此以後即不能再帶兵。何況身負國家重責，到臨危時棄職而去，逍遙海外？對黨國人民不作任何交代，自然要被國人和友邦唾棄，何能捲土重來？」

最後他感慨知人之難和對一個器識不够的人，不可勉強推戴重任。他舉出他和李宗仁交往的

事，他說：

「相交數十年，歷經艱難患難，過去雖有挫敗，都能堅持，都能尊重我的獻議。可是一旦肩負全國重任，則面對強敵，和戰不決，親小人而遠君子。等到鑄成大錯，又鬧孩子脾氣，一走了之。可見李本來祇是小器，滿了就傾，見識不修，不足以擔當一國大任。」白崇禧抵臺灣，出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政府撤來臺灣，當民國卅九年初，軍民心正渙散，一切紊亂，實是最危險時期。中央民意機構，海內外同胞都希望蔣總統復職，於是，紛紛敦請。總統為顧全大局應允了。由吳忠信和白崇禧具名打電報給在美國的李宗仁說明此事，並且希望李宗仁應允以副總統身份兼特使名義，在美國養病，爭取美援，內外互相維繫，共維國勢。可是，電報去了一個多星期，不見答覆。等到總統決定復職的前三天，白崇禧、吳忠信再去一電報，勸李宗仁如不同意，至少要保持緘默。不料三月一日總統復職那天，李宗仁却在紐約招待記者唱反調，攻擊政府，白崇禧見他如此意氣用事，乃去函斥責：

「……中央各級民意機關海內外民眾團體均一致敦請總統蔣公復職，崇禮曾與禮卿電徵吾公同意，以副總統兼總統特使留美，一面養病，一面爭取美援，內外相維，共維國勢，未復。再電吾公，如不同意前電安排亦望保持緘默，勿表反對。劉參軍長（按即劉士毅將軍）奉蔣公之命亦曾電吾公徵求相同意見。及總統復職文告發表後，吾公在紐約舉行記者招待會，此舉有失國人同

情。……而中央對公則仁至義盡矣。崇禮過去推心置腹，詢及芻蕘，豈以善始未能善終。大陸戰亂之時，總統復職之時，為國家……一再進言，棄若敝屣，……今者受宵小之蠱惑，為共匪之工具……。」

從此以後，白崇禧不再和李宗仁聯絡，無形中等於絕交了。（下期續完）

敬答

周志均。何金浪兩先生：

1. 周志均先生提出武漢會戰時我第五戰區左翼兵團之卅軍軍長應為田鎮南，而非池峯城。

答：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上冊一八二頁載。民國廿七年二月之我軍序列，卅軍軍長為田鎮南。但一八八頁記載八月七日白崇禧在浠水發布之作戰命令，卅軍軍長為池峯城。拙著「白崇禧傳」所述，指明係八月七日在浠水所頒發的作戰命令，故卅軍軍長為池峯城，尚無差誤。

2. 何金浪先生提出成都軍校教育長陳繼承去職事由，有所疑問。

答：此事根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下冊第五四二頁記述，茲抄錄原文如下，請賜參考：

「當時我們的養成教育，除本校外尚有九個分校，分校有主任、副主任負責，兵科學校叫教育長，這樣多的分校，學生多過本校學生。陳教育長有個建議，說本校的人少，分校的人多，這樣弱幹強枝，革命精神不能充分貫徹，因此分校

皆應由本校管理，並脫離軍訓部管轄，由委員長管，可維持革命精神。委員長看到此一報告，即交我核議。我接到後，即很客觀的建議，不管養成教育還是召集教育，應統統由軍訓部督導，我們期望每一個幹部都要養成革命的精神，做一個良好的戰鬥員指揮官，不應該有弱幹強枝的顧慮，如果是因為軍訓部長不能稱職，可以換軍訓部長，國家設官分職，最高統帥日理萬機，不能事事由最高統帥辦理。委員長閱後批示：「該教育長糊塗已極，所謂應勿庸議」。不久又發生學生搶槍的事，我遂報告委員長將陳撤職。此事經過，我記得有一次他向我報告了一個故事，成都的戲院都是當地將領開的，戲院內設有一排保安部隊，軍校學生可免費看電影，有一次招待不周，學生鬧事，部隊干涉，學生將這排部隊的槍繳了，也打過鐘錶舖，大約當時是十八期，他說學生很勇敢，徒手把槍給繳了，他越說越得意，我實不能不表示異議，我說你認為他們的槍打不響嗎？他們是認為校長是委員長，對於軍校的學生不能打，這怎算得勇敢？我想這樣的人不能辦軍事教育，當時每逢學生畢業時成都都要戒嚴，我向委員長報告，委員長馬上上下下令撤換他。萬耀煌當時任陸大教育長正在演習，我即要他去接長軍校，萬以後是關麟徵，學生軍紀都馬上下不同了，可見領導之重要。」

費雲文謹啓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

請撥電話五三六六八六六。